

黄金的压手感 是老爷子藏了一辈子的爱

□闲敲棋子

老爷子是我爹，如果在世的话，已90多岁高龄。

因为祖上经商，家道殷实，我从小在饭桌上听他念叨往事：儿时有奶娘悉心照料，脖子上挂着分量十足的金项圈，坠子是个精巧的算盘，小算盘珠粒粒皆能灵活拨动——那是属于旧时少爷的风光，藏在他细碎的回忆里，也悄悄刻进了我的童年。

我总觉得，一个人的行事底色，多半藏在原生家庭的印记里。

老爷子这辈子，买东西从不含糊，向来只认品质，从不会敷衍将就。解放初期刚参加工作时，他就戴上了英纳格手表——在当年连东风牌都少见的年代，这已是格外难得的讲究。那时他还是单身，后来和母亲成家，日子却不宽裕，连个固定的住处都没有。

我儿时记忆最深的，就是不停地搬家，家里的家具没几件像样的，器物却格外经用——哪怕是个小小的搪瓷缸，磕得伤痕累累，依旧能经得住岁月的磋磨，就像老爷子骨子里那份不服输的韧性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舟山的房价还停留在两千元以下每平方米，家家户户的生活水平相差无几，“万元户”是邻里间啧啧称奇的存在。老爷子工资不高，我们全家挤在单位分的小房子里，房租便成了每月固定的开销。后来房改房政策落地，花六千多元买下这套房，已是家里那时最大的一笔开支。

日子虽紧巴，老爷子骨子里的讲究却没丢——不追求虚浮的排场，认准的唯有“实在”二字。

就在这样不算富裕的日子里，1989年，老爷子做了两件让全家人都看不懂的事。

一是兑美元。

我至今清晰记得，当时的兑换比例有8点多，那些花花绿绿的纸币摸起来软塌塌的，在我眼里，远不如一件新衣服、一包零嘴来得实在。老爷子把美元小心翼翼地叠好，放进信封，仔细锁进写字桌的抽屉，然后摸着我的头发，语气温和却坚定地说：“留着，以后囡囡成家了，你的孩子如果能去国外，够买一张飞机票了。”

那时的我根本不懂他的深意，还傻傻地问：“你只提供单程票，那回来的机票咋办？”如今再回想，才懂他的言下之意——能出去，就好好闯，不必牵挂归途。

二是买黄金。

那时本市的金店屈指可数，老爷子的朋友从外面带回一块金饼，想换点钱用，便将金饼掰成了数份。家里本就多少余钱，18英寸的金星彩电刚添置不久，我还在上学，实在想不通：为什么要把辛苦挣

来的钱，换成这些不能吃、不能用的“疙瘩”？

那时的黄金价格不过五六十元一克，老爷子不懂什么复杂的投资逻辑，只是凭着自己走过的路、吃过的苦、见过的世事浮沉，默默为家人攒下一笔“兜底”的小钱。

这里必须说一句，我的老母亲真的极好。老爷子这般“折腾”，花光了她省吃俭用攒下的微薄积蓄，她却从不多说一句话，只是日复一日地节俭度日，心甘情愿地由着他这般“任性”。这份默契与包容，默默撑起了我们整个家。

后来我参加工作，人民银行下设的金店也开了起来。老爷子特意带我去店里，仔仔细细地为我挑了几件黄金首饰、一枚白金戒指，还有个镶嵌着小翡翠蛋面的18K金戒指。我依旧偏爱白金的清冷光泽，翠戒也合心意，这么多年一直戴着，唯独觉得黄金太过张扬，新鲜了几天便扔进了抽屉。

谁曾想岁月流转，当年被众人追捧的白金价格跌了又跌，而被我嫌弃的黄金，却在时光里愈发熠熠生辉。

这世道确实让人看不透，曾经的“奢侈品”可能变得一文不值，被嫌弃的“老古董”反而身价倍增。但有些道理，从未改变：真正的远见，从来不是追着潮流跑，而是守住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本质。

就像老爷子的人生，看似平淡无奇，却在每一个关键点，都做出了最踏实、最暖心的选择。

如今老爷子已不在，可他留下的那些物件，依旧带着他的温度。英纳格手表的指针早已停摆，黄金首饰握在手里，那沉甸甸的压手感，总能让我清晰想起他当年买这些东西时，认真斟酌的模样。

或许我们这代人，早已不需要用黄金来抵御生活的风险，可老爷子教会我的道理，却比任何贵重物品都珍贵——做人要踏实，做事要有远见，对生活始终保持敬畏与从容。

我终于明白，老爷子买的从来不是黄金或美元，经历过世事变迁的他，比谁都清楚，生活总有风浪，唯有那些实打实的东西，能给人最安稳的兜底感。

他或许不懂什么投资逻辑，可他的眼光，藏在漫长的岁月里；那些黄金的压手感，藏着他最朴素、最深沉的爱。

近年，黄金价格疯涨，我把老爷子留下的这些“疙瘩”聚在一起，心中满是惊喜，也愈发懂了他当年的心思。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落在桌上，金饰那抹暖黄的光折射在掌心，光斑细细碎碎。

老爷子，我想你了。

父亲与老屋

□竺革



这次回老家，特意去看了老家的房子，自然想到了父亲。

父亲是普陀顺母人，18岁招工入厂，当时小学文化，从事车工工作，操控十几米长的长车床，主要加工船舶艏轴。经过几十年的努力，他从一个农村娃，蜕变为业内艏轴加工的专家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很调皮，经常把父亲车床操纵杆上的红色、蓝色圆球旋下来玩，父亲也不恼。

我长期在农村野惯了，有次因父亲工作忙，写信给母亲，没有时间回家探亲（一年一次）。我吵着要见父亲，母亲没办法，便带着我，一路上又是乘船、又是坐车，到定海看望父亲。过了两天，母亲就回家了，留下了我，因为老家还有姐姐和弟弟。

父亲因白天工作忙，无法陪我玩，就把我送进了工厂自办的幼儿园。我不习惯幼儿园里的生活，但喜欢吃幼儿园里的饼干，也经常趁老师不注意，偷偷地跑出来玩。记得有一次，老师实在找不到我了，急忙打电话通知了父亲。听说，父亲当时就急了，赶紧放下手中的活，发动同事一起找，找了近2个小时，终于在距工厂大门口不远的大口径水泥管中找到了我。

为了让我长记性，父亲把我拎到小竹山门口的小河里，我害怕极了，害怕河里的大水牛，当时就老实了。事后听叔叔讲，这批自来水管就要在这两天埋入地下。好险！难怪一向疼我的父亲怒了。当然，自从进入小学读书后，我像换了个人，懂事了。

父亲一生没有当过“官”，但他当过车工大组长、调度员、定额员，作为职工代表进驻食堂，当过几年食堂主任，之后又当过农场场长，最后几年，他又操起了老本行。

父亲是爱我的。

记得当时我是农村户口，父亲早早地为我老家建造了三底二面的楼房，还半开玩笑地说，以后给我结婚当婚房。这是他第三次为我们这个家建房子，前两次建的都是乱石土砖垒的平房。

为了我的工作，父亲费尽了心思。当时电焊工吃香，他就托人找厂里最好的上海师傅教我，因我的眼睛时常畏光流泪，父亲怕我得青光眼而作罢。父亲又找了最好的管工师傅教我管工技术，见我每天一身油腻、一身疲惫，他又不忍了。之后，他好像终于下定了决心，托人找到最好的车工师傅教我车工技术，因为他知道，车工的工作环境相比其他工种要好一点，而我也没让父亲失望。

之后，因国家政策利好，我有了城市户口，又复读了一年，考入工厂技校，三年后顺利毕业，进入父亲的工厂。父亲成了我的榜样，几年后，我又成了父亲的样子。

父亲用三次建房，教会我什么是责任和担当；用一生的辛劳，为我铺就了一条人生的坦途。

如今，我站在老屋前，才真正明白，老屋不是钢筋水泥筑成的居所，而是父亲用脊梁撑起的“根”。无论走多远，老屋连同父亲的模样，深深地刻进了我的骨子里。